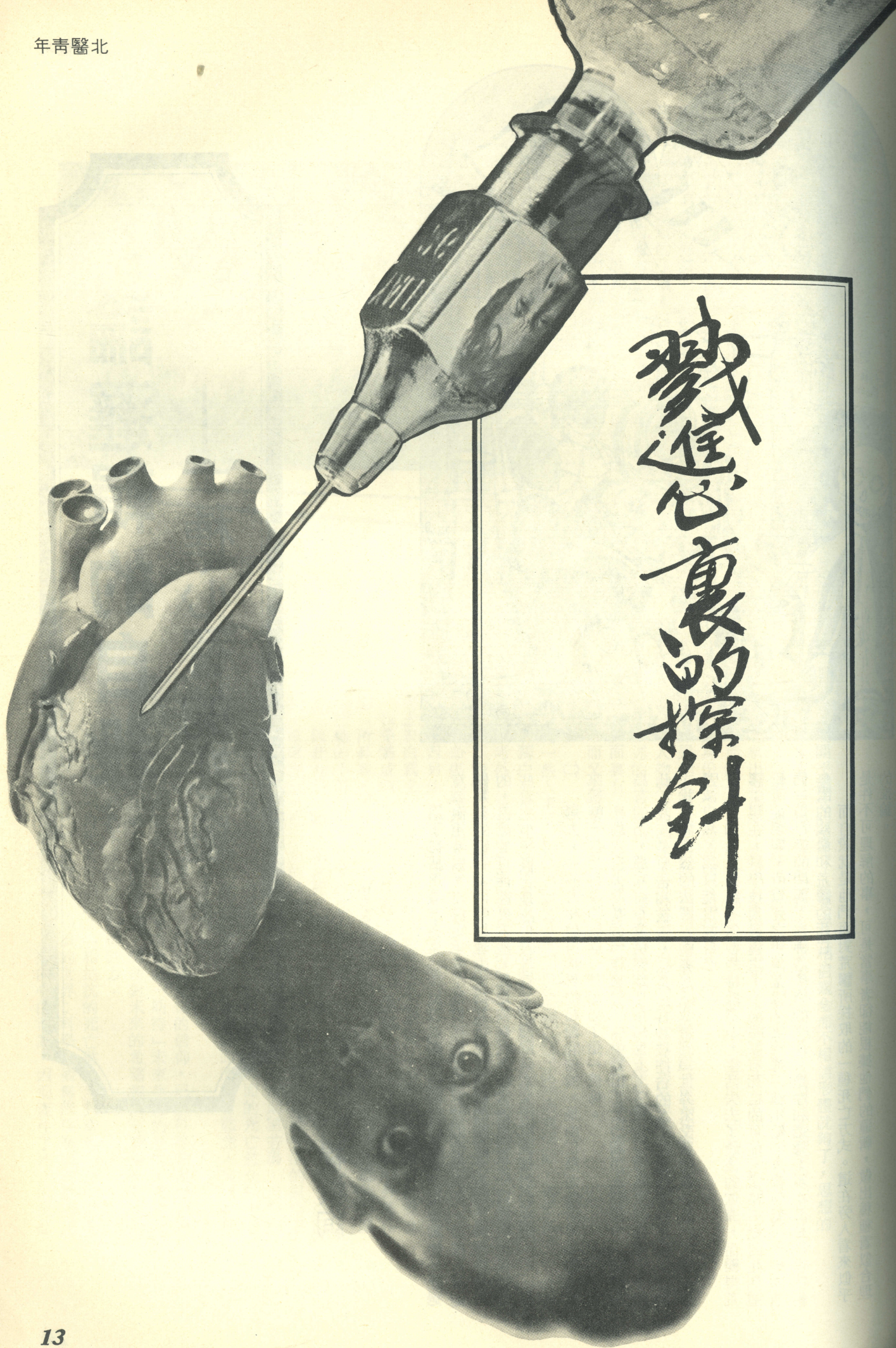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夢進心裏的探針



論邏輯的自殺

——一種心智的悲劇

楊慎絢

爲了從捕捉機上逃生，黃鼠狼或貂會咬斷自己的腿，這種動物是經過意識慎重考慮，才決定承受了爲自存而實行自殺的全部責任。某些人被迫做類似的犧牲；同時以理由來爲其行爲做邏輯的辯護。有時，其理由是對的，但錯的可能性更大些，只是被修飾得相當逼真就是。這種情形包括那些看來似乎很合理的自殺行爲——這就是本文所試圖探討的主題。

過去，一般人相信自然界的起源和結構，是由仁慈而無所不知的上帝來統轄，但是科學的發展，却動搖了這一信仰。

杜思妥也夫斯基於「作家日記」中提出了：「如果人死後，一切變爲烏有的話，那我將不會快樂地活在這世上……這是一種莫大的侮辱……因此，我既是原告和被告，也是法官和被控告的人，但我却不知如何來盡職。我不滿自然的法則，幽葬地把我帶到這世界來受苦受難……由於我無法毀滅自然，我只能毀滅自己。」

正如十九世紀，宗教的權威衰退，生活失去了最後的依靠，而變得荒謬；現在，科學技術發達之下，隨時都有死亡的可能，這非一般的生活邏輯所能解釋，所以死之變得荒謬。無論那一種年紀的人都面對一個影響他們一切行動的問題：在佛洛伊德的時代，是性和道德；現在卻是科學技術無限的殘暴和荒謬的死亡。

而自殺就是他們面對荒謬所採取的一種死亡方式。這在旁人看來似乎是件不可理解的事，可是當事者卻能根據他們的邏輯，做出種種看似合理的推論。

下面是幾段內心的獨白，藉此可以看看：這種死亡的慾念是如何有意識地在文中主敘者的邏輯系統裏形成。

「我毀滅了自己，不為別的，只為證明我比祂強。祂所創造的，我却有能力毀滅掉。」

「不要問我為什麼要死，如果我有興趣，我真願意否定你要我活的理由。那一度令我滿足的自我，現在顯得非常無聊，如果那「自我」對人自己都沒有價值，最好讓它從這世界沉淪，且讓它最後的美姿在河底的一串漣漪上，做最精緻的了結。」

「我不贊成自殺者的懦弱，不過有一類自殺，我是同意的，那就是將自己合理化自殺。：譬如有一隻自以為是貓的老鼠，不論如何檢討，它總自以為是貓，在它眼中，所有的同類都成了食物。：：：這不關乎形體的大



小，而關乎觀念的差異。只要老鼠相信觀念而不相信形體就夠了，思想的體現是沒有必要的。唯有這樣，它才能體會出一種侮蔑同類的樂趣。：：：然而有一天，它碰到真正的貓了。貓要吃它，而它說它不是老鼠，貓不信，要它拿出證據來。於是它一跳跳進肥水裏淹死了。因為所有的貓都吃老鼠，而貓不吃死老鼠，它不被貓吃，因此它不是老鼠。如此，它證明了自己的身份。：：：勇敢而明智地保存了自尊。

如果把上面這幾段話，視為是種哲學的沉思，或是寫作者所嘗試表達的一種人物類型的心態。那麼雖說他並不一定要有過這種實際經歷，但是他所闡述的這個主題，必定是屬於他的思想，乃至信仰的一部分。而他的意識界面裏有了這種死亡的慾念之後，他是否就必然有這個需要或責任去執行？而又如何執行？

(二)

對一些人來說，死亡的慾念是一直在他們的意識界面裏活動，而那些內心的獨白，正是他們確定了對人生的態度之後，所做的一項宣告。然後他們參考外在現實，而選擇最適當的時機，將死亡的慾念付諸實施。有的激烈如：海明威的舉槍自殺，三島由紀夫的剖腹。有的卻如卡夫卡從肺結核的致命傷，轉為藝術的自殺，要求友人將他所有的作品焚毀。

但對另外一些人來說，這些內心獨白的主要功能，只是他們將死亡的慾念表白為文字，這種社會比較能夠接受的形式，來發洩他們死亡的慾念，以免造成內心更強烈的掙扎。然而死亡的慾念。不論是被這種「昇華作用」所昇華，或是昇華沒有完全而被壓抑到潛意識裏面，他們認為他們腦中活動的不是一種死亡的慾念，而只是一個有關死亡的「概念」。

因此有些人顯得期望死，卻不能忍受殺（自己）或被殺。例如：法國的一位散文家，他對死的冥想使他似乎達到永生，却在波爾多港的鼠疫爆發之時如更逃竄，叔本華以後的悲劇哲學家，都對死亡期望若渴，但對死亡的威脅無不逃之若鼠。許多科學報告均說明意識界面的死亡慾念相當普遍。只是當這些人面對生死抉擇的時候，意識界面的死亡慾念，又常被潛意識界面裏不想死的慾念所壓倒。

由這項事實可以知道：雖然對死後生命的信仰，已被科學家很理智地排斥，但是一種延續生命與生命價值或「期待」未來生命的感情，確實是深深地隱藏在每個人的潛意識裏。這種對未來的希望和潛意識裏不想死的慾念，正是我們活下去的一股精神動力。

而與這種「自我保存的慾念」相拮抗的死亡慾念，其產生乃是人們面對一個傳統的形式與價值都已崩潰的世界：科學技術無限殘暴與荒謬的死亡。：：：這種種外在的混亂造成了人類內心的混亂，因而產生了死亡的慾念

。於是有人試圖以其思考建立起一套邏輯系統，使得在自己的感覺上，這社會種種不合理的現象變得合理一些。可是他在現實生活裏，既無法有力地改變社會；在觀念中又無法接受或忍受這個社會，於是根據他的邏輯推論：爲了要使這不合理的社會現象變得合理，得到了一個必須自殺的結論。

(三)

所以邏輯的自殺，乃是自我意識到「有權」決定自己的生死，但卻「無能」爲自己謀求一條生路，而根據其邏輯推論，認爲只有自殺一途。

因爲，人在潛意識裏總有種自我保存的慾念，在某些程度之內，個體永遠在創造自己的環境。自殺者是因爲不能忍受當前的生命情況，又無力創造一個生存的環境，於是企圖以死來逃避。而邏輯的自殺者，就是根據自己的邏輯推論，把自己置於一個非用自殺就不能解決的境狀。即使他們有能力爲自己創造生存的環境，但卻被「有權決定自己的生死」的觀念所蒙蔽。於是即使只是中等痛苦，他們也以其高度智慧下的完美邏輯，提出對死亡慾念的爭辯，來證明生命是艱難和痛苦、徒勞和無望的。

對這些人佛洛伊德曾說：「他對真理有銳利的眼光……但當自我批評達到高潮，竟把自己描述得可憐的、虛偽的、自我的、不獨立，活著只爲隱藏自己本性的弱點。我們都知道，這人幾乎達到『自知』的程度，但我們要驚訝於他們在達到自知的真理後，竟變得如此沮喪。」

這就如同「卡里古拉」一劇中的那個羅馬皇帝，他失去了最心愛的東西，而從絕望中體會了一個殘酷的真理：世界是不完美的，「人死；而且他們並不快樂。」他覺得世上的一切安排叫人無法忍受，「這就是爲什麼我要月亮、幸福、永生……這些事實上不屬於這世界的東西。」而這些言論是否只是聽起來很有道理，但是實際上無法實現？「不！」他說：「這你就錯了。就是因爲沒有人敢貫徹他們的思想，所以毫無成就。我該說，最重要的是不計任何代價，照邏輯做到底。」他把邏輯這樣運用：「假如你吃解毒藥，必然是因爲你認爲我有下毒的意圖。論證成立。你認爲我想下毒，就採取行動破壞我的計劃，那就造成兩種罪：其一，假定我無意要你死，那麼你犯了不公正懷疑我——你的皇帝的罪。其二，假定我要你死，你就犯了妨礙我意志的罪。……還有第三種罪：你把我當傻瓜。」卡里古拉皇帝想要以他的邏輯、權威來統治這世界。（在此是對羅馬帝國的權威；在邏輯自殺者則是意識到對自己生命的權威。）到後來即使發現錯誤，他的內心依然發出這樣的吶喊：「邏輯！卡里古拉，跟著邏輯走吧！濫用權威到底：頑固到底！現在回頭無路了，我只有繼續下去，堅持下去……」



我討厭他的就在於：他還知道他要的是什麼。」

這正是一個知識份子（卡里古拉只是他們的化身）的悲劇。而現代的邏輯自殺者也同樣在演著這種「心智的悲劇」（tragedy of intelligence）。他們以其邏輯得到必須自殺的結論，即使他們自殺的行徑有時近乎瘋狂，可是他們並不是完全瘋掉——他們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；就跟那個卡里古拉皇帝一樣，只是他們必須堅持自己的邏輯，不論錯誤與否。所以濫用邏輯推理就跟濫用科學技術一樣，有時不但自己的問題解決不了，也給社會帶來更龐大的問題。因此，邏輯的使用必須事先測定它的適用範圍和確定本身的態度，這樣才能避免誤失，而使邏輯的使用達到最合理化的程度。